

第三十四本

列傳

韓長孺

李將軍

匈奴

史記評林



四庫考證云地理志說作括地志據漢書注改

茅坤曰此直叙格

王維楨曰嘗受韓子雜家說于騶田生所則李問識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史記卷之一百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徐廣曰在汝潁之間也。索隱

曰漢書地理志云縣名屬陳畱。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安故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括地志云城安屬潁川郡陳畱郡。又有後徙睢陽。正義曰今宋州宋城。

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

索隱曰案謂安國學韓子及雜家說

於騶縣田生之所

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

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

索隱曰將音汗。張

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

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

及中後本作撰

睢本作雒

四庫考證云毛本漢書如淳注妹作姊

擊毛本誤繫

力中後及注校和本作世王本作刃婿中後及注校和本作世

按漢初王國二千石以下吏皆得自置惟二千石則天子自命之

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帝姊而泣曰。何梁王為人

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索隱曰省音仙井反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

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正義曰謂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

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

梁王。索隱曰案謂苛。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

縣。徐廣曰侘一作紆也。駟案侘音加。亞反。誇也。驅。索隱曰漢書作媯。音火。亞反。紆音寒。孟反。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

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

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

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

按為言之帝是太后令長公主并已意言之于帝不欲自言也

王維楨曰安國此等語終飾辭然其全兄弟子母之恩則可尚也

按為言之帝是太后令長公主并已意言之于帝不欲自言也

車長子及子

伏後出稱蹕入言警

僭

姊毛本作姑

最中後毛本

漢書卷八十一

陶

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蒙縣名。○

音丁。禮反。蒙縣名。屬梁國也。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

「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

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亾，安國曰：「甲不

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

等足與治乎？」索隱曰：案謂不足與。卒善遇之。梁內

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

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

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

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

王維禎曰：安國卒善遇獄吏，可謂緯大君子。

事吳校剛

吳校太上下增皇字

劍中統劍王

康海曰：此与左師触龍說頗長。安君相類，皆自人情至切，不可已。知說去故能入也。凌約言曰：高帝不聞有此言，安國直以意言之耳。

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

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

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索隱曰：此

語見國語。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

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

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

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

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

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

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

殿本無蒙縣名三字

殿本無索隱

四庫全書
漢書及說文

倪思曰此俚語引
用雖切然不可訓

太子栗
姬憂死

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

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

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

浮說索隱曰悅漢書作
悖說文云悖誘也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

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

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

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

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

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

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

吳校安國上增遣字

下其議吳校增

康海曰以安國犹
行賄幸進他尚何
責哉

兵殿中統毛本及吳校
元板俱有

劉辰翁曰管子書
目匈奴為騎寇謂
其負戎馬之足也

親嘗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

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

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

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

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

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

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安

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

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

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彊自古不屬為人

索隱曰案

史記卷一百一

帝長壽列傳

三

一

按據此未力衰句則上極矢未力當為句

王維禎曰不許和親則戰既和則宜守約蓋翁壹一盪鄙細夫其謀不足用王恢喜功之士并為首難自不信于單于然則匈奴屢背約誰咎之哉

可中統本作乃

晉灼云不內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縞之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雁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雁門也○索隱曰聶姓也○翁壹名也漢書云聶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間亾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亾罪囚懸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

衝毛本尤毛本作光

雁中統本下同

劉辰翁曰安有二十餘方作伏兵者謀亦拙矣

矣毛本作也

吳寬曰安國所論殆天下所以存亡者而持之不堅復從恢議豈安國揣知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耶

曰馬邑長吏已亾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雁門○索隱曰崔浩云今平城直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正義曰司馬續六博之梟矣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正義曰李奇漢書云輕車古之戰車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正義曰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正義曰釋名云輜厠也所載衣服雜厠其中於是單于入漢長

紀漢書八

韓安國傳

五

安

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正義曰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

按廷尉當者言
廷尉擬議當如
是也

凌約言曰田蚡始
受安國五百金後
受王恢千金兩言
于太后蚡之寃賂
章也太史公不載
之田蚡傳而載之
安國傳即于張湯
傳見弘羊之例云

王維楨曰王恢不
擊鎰重是量敵保
軍可以情有然令
朝廷背約自開邊
隙則當死也

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禔取辱耳徐廣曰禔一作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漢書音義曰逗曲行語也○索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撓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也撓屈弱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

禔
毛本

楊慎曰知當世取舍者智也智者宜或失于薄而安國乃又忠厚貪嗜于財宜其所奉皆汗墨而安國又奉廉士太史所以稱之也讀其文自見索隱註謬

宋無曰若到他是人姓名為天下名士何不著見于史漢書作至他是也

國為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

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

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到也皆天下名士

索隱曰到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到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

舉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

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

引墮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導天子議置相欲用安

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

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

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出上谷破

胡龍城龍音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

敖大亾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

遼西太守及入雁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

青擊之出雁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

正義曰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

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

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

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責

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曰幽州漁陽

北平城即漢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

凌約言曰中國貴于夷狄者以信義所從出也王恢尚為馬邑之欺矣匈奴之欺安國奚怪哉

閩本以上有是字

古北平也

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

王鑿曰又幸又壯書法大奇

黃震曰韓安國長厚好靜武帝好大喜功故帝雖器之而卒困焉

楊慎曰規太史公替安國言梁多長者則索隱无忠厚之言不合矣古書有意本分明而反因註晦者此類是也
康海曰此言長孺之不得相迺以長孺之所奉而亦不得相者以為惜

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賢。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

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安國忠厚。初為梁將。因事坐法。免徒。起相。死。及更然。生虜失防。推賢見重。賄金貽

然中統作燃

厚吳校作愿

謫雪泣悟主臣節可亮

黃震曰。安國之仕梁也。言于漢。雖為梁飾。非言于梁。亦能為梁免禍。賂田蚡五百金。其進雖不以正。其辨王恢。諫擊匈奴。切中事情。越明年。王恢挑禍。匈奴安國默默為之護軍。雖以不戰歸。而兵端自此大開。安國亦卒困兵間。死矣。志在富貴。不知不可則止。惜哉。

韓長孺列傳。史記卷之一百八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

漢

事兵華廣之才无
所用耳末年匈奴
入上郡雲中帝遣
將軍令免張武周
亞夫等以備胡中
称其選用材勇而
独不及廣知而不
用何取于知耶

楊慎曰公孫昆邪
為可惜才過于文
帝語意可傷

無中統說无

鷹中統鷹无

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曰：小顏云：為騎郎將，謂主騎郎也。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音冤。○索隱曰：案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服虔云：中國人也。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亾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賢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

晉書

李將軍傳

温志

穎
受中統
作授
毛本

中統本不復天下二字

鷲
中統本作鷲

凌約言曰：廣為上郡守，知三人中心射雕者，然後見前日合戰為有血脈，非日日合戰何從知射雕者共此上。又有以力戰為名，其意与日合戰同。董份曰：從百騎往，馳三人不見廣，勇所以載百騎者，与下匈奴數千騎相應耳。

官之幸賢者。○索隱曰：案董芭與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使聽察天下。天下謂之中賢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賢，幸非德望，故云中賢也。勒習兵擊匈奴，中賢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音石還。謂轉也。傷中賢人，殺其騎，且盡。中賢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索隱曰：案服虔云：雕大鷲鳥也。作矢羽，常昭云：雕一名鷲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亾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

穎
毛本

恐
中統作鷲

史記

李將軍傳

温志

將殿中統毛本皆無

安第中統本下同

王釐曰精神正在重前一字

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正義曰其將乘白馬而將監護也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

陣殿本

中統本刁作刀斗作斗注同下同

小中統本刁作斗斗作斗注

按程不識因見此傳

何孟春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眾而不用法死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然不可為法其繼者唯也況與之並時而為將乎小人之情樂于安肆而昧于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于從廣且將難其上而不服故簡易之害非徒廣軍无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然則倣程不識雖

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接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索隱曰音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鑊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索隱曰刁音貂案荀悅云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銅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鑊即鈴也莫府省約蒼云鑊温器有柄半似鈔無緣音鑊文書籍事索隱曰案小顏云凡將軍謂之莫府者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

飯史統本本作飯

四庫考證云脫註字據元本增注校許慎下增註字

无功犹不敗做李廣鮮不覆亡哉

淮中後本誰

董份曰載不識言以見軍法之正又載匈奴長士卒樂以明廣之能載事必如此然後又脩而筆端鼓舞

遂作莫耳小爾雅訓莫為大非也然亦遠斥侯未嘗遇害案許慎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效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

常中統本

之去漢軍皆無功數奇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

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

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

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

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

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

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

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

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

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名強

按自破傷以至下廣吏贖為庶人意思甚悲

伴毛本作詳

孫汪校改按

董份曰廣不能忘一尉之小憾乃知功名不成非特殺降也亦淺中少太度耳其不侯固宜

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一作沒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

後吳校宋板無

大中統記太

按此下叙廣善射及其行略有生色狀凡六事黃震曰李廣邊將才于守右北平見之使武帝志在息民專任李廣足矣董份曰歷七談廣事纖悉若不容口太史公亦重惜其才也

按其射應前騎射殺首虜多句而摠繳中之射

廣一生事摠叙于此

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猿臂如淳曰臂如猿通肩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正義曰飲音於禁反專以射為戲竟歿索隱曰謂終竟廣身至歿以為恒也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

後中統毛本

輒殿中統毛本

朔中統本作胡下同

四庫考證云秦詛義令改本義法至本作充本法與漢書注同

殺射離者其將
兵應前衝陷折
關句而摠繳中
之奔射胡白馬
將奔騰上胡兇
馬南馳者其射
猛獸應前格猛
獸句而摠繳中
之聞有虎嘗自
射者又曾為虎
傷故曰亦為所
傷云

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
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
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
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
侯者如淳曰中猶克也本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
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
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
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
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
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

中統作二

圖毛本

裨毛本都毛本作

汪校大畜下增黃字

黃震曰凡看衛霍
傳須合李廣看衛
霍深入二千里
振華夷今看其傳
不直一錢李廣每
戰輒北困躡終身
今看其傳英風如
在史氏抑揚予奪
之妙豈常手可望
哉

接功自如漢書
作功自當師古
云功過自相當
也

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
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
弩之名駟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孟康曰
太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常昭曰角
弩色黃而體大也○索隱曰殺數人胡虜益解會
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
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
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
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
如無賞數奇以客形主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
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

元

元

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索隱曰：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

在法令故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

云中率在下中。索隱曰：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

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

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

熨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

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

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索隱曰：案謂不在人後也然無尺寸之

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

燕 毛本

按此摠前摹寫李廣數奇處。劉辰翁曰：太史公極意言李將軍不幸，故引弟蔡首末，僥倖至列侯三公，正是恨處。又取望氣者俗廣曾懷口語，如慨而歎，縷上可傷處，正在而字，然字耳，且固命也，能使墮淚。

駁 毛本說駁

凌約言曰：廣之材盡出一時之上，廣之功盡出一時之下。或者謂其有恨而廣亦自恨其殺降，然則豈直不封陵之赤族亦宜矣。

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

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

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

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

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

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

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

自以精兵，悉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徐廣

曰：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

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

回 毛本

兵 中統說與

凌約言曰按王十朋云李廣才各一代奇孝文抗自朱深知輒食長嘆無頗牧翻惜將軍不遇時漢文始謂李廣生不逢時又謂李廣老數奇不可謂不深知矣而卒不大用何取于知豈廣懷私恨斬霸陵尉固有以致之歟

按三下大將軍使長史句見大將軍有故責李廣意按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云莫府

今大將軍乃徒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

于相當臣願居前先歿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

誠以為李廣老數奇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索隱曰案服虔云

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

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

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

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曰令廣如其

道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

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索隱曰食其音異基

依字軍亾道或失道索隱曰謂無人導引軍故失道也後大將軍

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

幕遇前將軍正義曰絕度也南歸度砂幕右將軍廣已見大將

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

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

將軍也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

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

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

朱豈曰始廣欲居前青既不聽以東道回遠固辭則又固遣之既受上指

史記卷九十一李將軍列傳 余六

母令廣當車于乃責其失道使自殺青真人奴也共宜乎廣子敢恨殺其父擊傷青也
凌約言曰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皆垂涕廣之結人心於此可見非子長筆力安能于勝敗之外乃出古今名將之上如是哉

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歿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索隱曰媽或音偃又音許乾反媽少不遜當戶擊媽媽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歿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歿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歿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歿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墾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索隱曰墾音人絹反又音乃鍛反又音而宣反案墾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關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

到 殿中統 本

朱翌曰漢武殺文成而曰文成食馬肝必霍去病射殺敢而武帝又為之諱曰鹿觸死賞罰國之紀綱既已自欺又為人欺何也

道廣四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墾地一畝索隱曰小顏云今其父恨而死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項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顏云今其父恨而死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索隱曰劉氏音尚大顏云雍地形高故云上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餐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歿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

旗鼓 中統本

上中統記之

於殿中統是奉有

茅坤曰南人之不習乎北固也而陵獨以州陽五千人教射酒泉後卒以橫挑強胡何哉

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十

餘里過居延

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肅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

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

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

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

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索隱曰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肅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北二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

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

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

狹柯本作俠

耻(感)心(殿)

黃震曰陵降匈奴隴西之士皆用為耻亦可想見其俗之風節矣

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遂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亾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饗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千(殿)中(統)是(奉)有

汪校蒲類下增海字

道中統作出

庸吳校作能

陳仁子曰廣之數
奇而忠信見于身
後夫何憾者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

索隱曰悛音七旬反
漢書作恂恂音詢

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

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

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索隱曰案姚氏云桃
李本不能言但以華

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以喻
廣雖不能道辭能有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此

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索隱述贊曰援臂善射實負其庸解鞍却敵圓
陣摧鋒邊郡屢守大軍再從失道見丘數奇不

封惜我名將
天下無雙

何去非曰士有死將之恩有死將之令知
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於驕知死令而不

知死恩常至于怨善于將者既有以死吾
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戰而百勝也
故部曲行陳此營頓舍與夫晝夜之警嚴
符籍之管攝皆所謂軍之紀律不可一日
輒廢者也廣之治軍欲其人人自便于九
約束一切弛略以便其私而專為恩當時
稱其寬緩不苛士皆愛樂而稱不識乃謂
士雖樂為之死翩然歲卒犯之此其恩不
加令而每至於敗劓廢罪無尺
寸之功以取侯爵者何足怪哉

李將軍列傳
史記卷之一百九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九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匈奴列傳第五十。史記卷之一百十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次平津侯後第五十一今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云亦然若先諸傳而次四夷則司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音義曰匈奴始

倪思曰子長於世家推本先聖之後乃言匈奴祖禹至于有國莫長焉而使侵中國時有之豈天將以報抑洪水之功耶則夷進之久矣亦莫能泯也

茅坤曰傳記絕調又曰太史公傳匈奴其次匈奴之俗尚及其強弱以世處如畫其所次漢與匈奴戰功處尚

曰評林別本作云下晉灼曰同下仿此

先生不知指何人案梁孝王世家有張先生云或即一人單列索隱此傳在平津侯傳後名毛本無

祖名。索隱曰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滅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儉狁秦曰匈奴常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
唐虞以上有山戎正義曰左傳莊三十一年齊人伐山戎杜預云山戎北戎無終三名獫狁也括地志云幽州漁陽縣本北戎無終子國

戴

曰中後柯王本

二劉和王本
劉王本作音

草草

四庫考證云稟說馳脫也字託下行作字據本改剛

又毛本索隱廣志作廣異志以此異

駮吳校改矣

吳校作駮

史記卷百

匈奴列傳

葷粥

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

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

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

索隱曰橐駝音託也。正義曰畜許反。反。馱駝。云馱特馬牝生羸

背肉似橐故云馱包音託也。正義曰畜許反。反。馱駝。云馱特馬牝生羸

馱駝

徐廣曰北狄駿馬。索隱曰說音力戈反。馱駝。文云馱駝馬父羸子也。廣志云

決蹄也。發蒙記刻其母腹而

駒駝

徐廣曰似馬而青。索隱曰按

郭璞注爾雅云駒駝馬青色音淘塗又字林云野

馬

山海經云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其名駒駝也

驪駮

徐廣曰音顛巨虛之屬。索隱曰說文云野馬屬。一云青驪驪驪。又如驪魚。鄒誕生本驪

逐水草遷徙

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

有分地

索隱曰分音扶糞反。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

羊引弓射鳥鼠

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

羊引弓射鳥鼠

索隱曰少音式紹反

駮吳校改也

羸中後有本

駮作矣

又中統生中統本無

劉辰翁曰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雖其俗常事寫出如

中統本長下有音字

吳校學作母按單刻索隱出母字二字注云音學如字亦通也中統本學字與此同可知合刻之誤自宋元已然

書

凌約言曰按其畜一段言畜產其俗五其字起而中以其天性也一句斷之句法長短章法參差是太史公著精神處

長陟兩反少

士力能彎弓

索隱曰彎音烏還反。盡為甲騎。其

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

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

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

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

老者食其餘賢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

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

于姓學鞮氏。索隱曰鞮音六緣反鞮音丁啼反。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

官。徐廣曰后稷之曾孫。正義曰周本紀云不窟失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也。變于西戎

戴

取中統本

四庫考證云案春秋及世家齊僖公名祿父僖公子襄公名諸兒此索隱誤

四庫又云凡說汎據毛本改吳校金板凡作已

四庫又云允說九脫渾字據左傳注改增

徒吳校金板及中統本

言也 劉向王本皆有

羽佳吳校金板及中統本 作秋下同

音銀王本銀說張吳徒 云金板音銀下有張作 銀三字

土評林別本作上

茅坤曰匈奴破中國而因以立天子此亦古來所少也

卑東胡別種又案應奉云秦築長城 齊釐公與戰

于齊郊索隱曰釐音僖名諸兒也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

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其後二十

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

汜邑索隱曰蘇林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

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

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帶欲立之於是惠后

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

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

徐廣曰一為陸邑。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以為尢姓之戎居陸在秦晉

因中統本無

帶中統本

渾吳校增

之間二國誘而從之伊川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

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我狄是應薄伐獫狁

至於太原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出興彭彭城彼朔方毛詩

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正義曰周襄王既居外

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

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內邑當

是之時秦晉為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園

洛之間徐廣曰園在西河音銀洛在上郡馬翊問

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常昭云園當為園續郡

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

雁殿本

出樂衛書傳引詩作出卑

內殿本

出中統本也

狄中統本作程

顏殿和至本皆有

四庫考證云刊本源款狄據漢書地理志改

步 閣本作異

項 中統本作項注校改詞

殿本以知淳曰為集解元本無殿本索隱無如淳云至所減也蓋謂與集解文複而刪去也

史記卷五十四匈奴列傳

魏後入秦秦置三號曰赤翟白翟索隱曰案左氏傳云晉師滅赤

狄路氏杜氏以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又春秋地名云今日赤涉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郟缺

獲白翟子杜氏以為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西

河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綏三州白翟地按文言圍潞之間號赤狄未詳秦

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縣

諸正義曰括地志云縣諸城秦州秦嶺緄戎正義曰括地志云

音昆字當作混師古云混云翟獯之戎徐廣曰在夷也索隱曰春秋以為犬戎

九○索隱曰地理志云天水有縣諸道狹道應劭以獯戎邑音桓○正義曰括地志云獯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七里古

之獯戎邑漢獯道屬天水郡岐梁山涇漆之北

有義渠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州慶州西戎即劉大

荔徐廣曰後更名臨晉在馮翊○索隱曰帝昭云義渠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北地郡秦本

紀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故地理志云臨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

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縣地古大荔戎國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三城即大荔三城荔力計反

烏氏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

地後入戎秦惠王胸衍之戎徐廣曰在北地胸音取之置烏氏縣也

志胸衍縣名在北地鄭氏音吁○正義曰括地志云鹽州古戎狄居之即胸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

而晉北有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地也

樓煩之戎索隱曰如淳云林胡即儋林為李牧所滅也地理志云樓煩縣名屬雁門應劭

云故樓煩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嵐州樓煩胡地也風俗通云故樓煩故地也

東胡山戎漢書音義曰烏丸或云鮮卑○索隱曰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在匈

按今朔州即林胡今雁門即樓煩今柔顏山後之戎即鮮卑東胡地

云初至本無

云中統本至本無

云中統本至本無

曰中統本

四庫考證云以父之名字為姓則本說作以之名鳥號為姓據毛本改

茅坤曰類今之西南夷

駭中統本作禿

茅坤曰戎而築城郭以自守譬則虎豹而檻矣鮮淨志者

奴東故曰東胡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為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相以之名鳥號為姓父子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男女悉髡頭為輕便也

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鈞山名在雁門○索隱曰

陰館在應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曰案貉即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

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

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

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

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案

長城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頽毀焉公奚亘嶺東西無極自代並陰山音傍白浪反○

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下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

至高關為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

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

山中斷兩峯俱峻土俗名為高關也

五原西安注校增

公奚殿本作公溪

與宣太后服虔曰昭王母也亂

各本無

按陰山及高關并在燕北晉東今宣大之界是已

駭中統本作禿

茅坤曰類今之西南夷

茅坤曰戎而築城郭以自守譬則虎豹而檻矣鮮淨志者

駭中統本作禿

相殿本桓中統作恒

音傍毛本無

殿柯王本注同中統本集
解索隱分注

楊慎曰觀此則長
城不始于秦皇矣

按河南地今河
套是也廣七百
里彌新秦中蒙
恬所取者

毛本集解音丁萃反四字
在適字下

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

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常昭曰地名在上

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

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

於匈奴索隱曰案三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

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

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索隱曰案太康

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

適戍以充之適音丁革反而通直道索隱曰蘇林云去

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常昭云九原縣屬

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
陽雍縣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
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
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
因邊山險澗

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曰

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

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

袤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

東入遼水人故云北假索隱曰應劭云北假在北地陽山

北常昭云北假地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

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地名也在河北

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
殖穀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正義曰氏音支

按匈奴入漢初
始威

匈奴單于漢書曰音義
索隱曰案單于至單于然
于至符合也日頭曼
曰音瞞索隱曰
曼音莫官反
殿中統柯王本注同

匈奴列傳

六

中統柯王本

莽柯王本

延柯本作爪

孤中統柯王本

毛本集解曰頭曼下注云
章昭曰音瞞毛本索隱出
頭曼二字注云音莫官反
昨音瞞集解索隱皆有
符中統本作扶

按中統本說接

支中統本

四庫考證云視說親脫
為字下字據毛本改增

倪思曰蒙恬死匈奴
奴得寬文活動有
精神

今可音烟支注按改作
言其可愛如烟支也
今中統本說余

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故曰操黎孤
塗單于又玄晏春秋云土安讀漢書不議此言有
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頭
符會也索隱昭曰曼音瞞。索隱曰曼音莫官反頭
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
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
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
頓索隱曰冒音墨又如字後有所愛閼氏索隱曰閼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
也習鑿齒與燕王書曰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
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按取其上英鮮者作烟
脂婦人採將用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脂今
日始視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
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
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

妻中統本

王維楨曰雖胡人
其兵謀在漢將之
上
茅坤曰亦冒頓治
兵之略

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
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
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常昭曰習勒其
矢鏑飛則鳴索隱曰應劭云髡箭也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
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
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
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
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
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
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

射中統本
作箭

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

日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

劉辰翁曰精神在兩千里馬

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

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

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

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

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

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

按兵法云守如处女距若脫兔。冒頓雖夷狄似

居本說唐

亦知兵法者

凌約言曰單于以鳴鏑射頭曼。穰苴之兵法也。以室馬女子誘東胡老子之李術也。誘東胡者行師之詭道。猶可言也。射頭曼者犬羊之習俗。不可言也。

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

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甌音一侯反。脫音同。活反。○正義曰按境上斥埃之室為甌脫也。東胡使使謂

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

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

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

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

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

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

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

予吳校及元本作與

四庫考證云案此當作唐
施奈縣漢因不改

服虔曰音鹿離
中統五本曰毛本曰作云

殿本無集解
中統本有當作嘗單字作
匈奴

王鏊曰此段結上
起下一篇之閑律
也
唐順之曰至此想
約數語是回顧收
戩大手筆也
按自篇首至此
將歷叙匈奴強
盛必先曰三百
有餘歲百有餘
歲者九八書始
著匈奴侵盜暴
虐中國又必曰
百有餘年百有
餘年始著昭王
築長城以拒胡

而後摠結之曰
自淳維以至頭
曼千有餘歲見
其傳世益久流
毒益深是太史
公叙事針線處
按此下次匈奴
官制什伍之詳
并祠會法律占
候喪葬賞罰之
屬

曰如淳云白
羊王居河南
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

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
安定郡膚施縣秦因不改今延州膚施縣是也

遂
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

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

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

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

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

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

曰蠡又
音黎
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

骨都侯

曰屠耆

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

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

有須卜氏

姓其賢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

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

以西接月氏氏

曰上郡故城在涇州上縣東南五

十里言匈奴西方南直當綏州也

以

安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匈奴列傳

匈奴列傳

羌索隱曰案風俗通云氏本西南夷種地理志武

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纂文云氏亦

姓之別舜徙于三危今阿關之西南羌是也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索

曰案謂匈奴所都處為庭樂彥云單于無城郭不

知何以國之穹廬前地若庭故云庭○正義曰代

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羌胡縣北

百五十里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

榆林縣東北四十里言匈奴之南直當代雲中也

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

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索隱

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又有什伍里魁掌一里

百家什王十家伍長五家以相檢察故賈誼過秦

論以為俛起什徐廣曰都尉當戶且

百之中是也禪小王相封一作將

渠之屬正義曰且子餘反顏師古云歲正月諸長

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籠城索隱曰漢書作龍

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

帶○索隱曰鄭氏云蹕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

蘇武書曰相競趨蹕林則服虔說是也又常昭音

多藍反姚氏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襜褕此字與

義曰師古云蹕者遶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

按以下先叙冒頓軍伍中所行科條為後困高祖白登根本

龍殿中統毛本
祭柯王訛登

顏闕柯王本有

姜中統注校
姜作姜

六本

輾其骨節若今大者歿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

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

其坐長左而北鄉。正義曰其座北向長日上戊巳。

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張華曰匈奴名

冢曰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正義曰漢書作數十

百人顏師古云或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

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

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

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

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

日中統說曰

斬吳校金板及中統作捕

鳥評林別本

四庫考證云零說靈注同今改吳校亦作零習中統柯本作開

家財。後北服渾廋屈射丁靈。索隱曰魏略云丁靈

接習水七千里又云匈奴北萬昆新犁之國。正義

有渾窳國射音亦又音石於是匈奴賢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

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

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

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

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

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

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

先至平城。徐廣曰在雁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

詳毛本說詳

顧璘曰匈奴匿精

兵見老弱既已誘

漢而漢之步兵又

未至是以中外不

相救餉高帝老于

用兵奚失着若此

太史公叙事次第

余六

按叙東西南北馬各一色直与篇首奇畜相應

萬騎圍高帝於白登

正義曰白登臺在白登山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定襄

縣漢平城縣也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

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馬

索隱曰駝音武江反案青駝青色馬也○正義

曰鄭云云駝不純也說文云駝面類皆白爾雅云黑馬面白也

北方盡烏驪馬

索隱

曰說文云驪黑色

南方盡騂馬

索隱曰案詩傳曰赤黃曰騂

高帝乃使

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

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

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

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

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

索隱曰傳音附

按漢与匈奴和親一

和親二

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

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

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

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

之復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

將眾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

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

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

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

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

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

之。索隱曰：案漢書云：高后時，冒頓侵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憤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

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

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

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季布諫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

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

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

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

曰：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

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

和親三

和親四

按河東即今河套是也

董份曰：匈奴此書氣強而詞大，奮夷亦有人哉。

王維楨曰：發使是單于使，發以書報漢天子者，不來言拘畜也。漢使不至，言不見答也。

王維楨曰：發使是單于使，發以書報漢天子者，不來言拘畜也。漢使不至，言不見答也。

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

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

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音

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

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

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

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

徐廣曰：一

二云樓湟。正義曰：漢書云：鄯善國名樓蘭，去長安一千六百里也。烏孫呼揭。音桀

隱曰：又音丘列反。正義曰：揭音犁，又其例。反二國皆在瓜州西北，烏孫戰國時居瓜州。及其

徐廣曰：音支。王本集解無。

中統本長下空一格

四庫考證云係胡計反
款作係音計據毛本改
四庫又云脫二字據漢書
注增

羅洪先曰觀匈奴
述西代之威是欲
以畏漢若曰此州
悉下惟容漢耳

係零音天
胡反毛本

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索隱曰案謂皆已入匈奴國也諸引弓
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
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
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
郎中係零淺奉書。係零音火胡反。索隱曰請獻橐
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正義曰顏師古云駕可
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
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漢書音義曰塞
日服虔云漢界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也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
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

和親五

按此重叙匈奴
遺漢書略其強
詞唯述其婉語
得休

真德秀曰按此書
先責匈奴違約次
論以事在赦前勿
深誅又云單于若
能明告諸吏死負
約然後可和使匈
奴所言誠邪固不
逆其善意使所言

奴地澤鹵

正義曰音息

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

文皇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

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零淺遣朕書曰。右賢王不請

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

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

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

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

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

奴約為兄弟。所以遣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

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匈奴列傳

三元

裕毛本以下从衣者改而
裕不注

皆中統和毛本

具中統王本說見
其柯毛本作貝
憲柯本說素
毛本說固

閣本音啼二字在赤緯下

偽耶亦不墮其詐
謀抑揚開闔皆有
法為至遺之以物
又以其自將苦兵
為辭非畏而賂之
也即此一書可見
文帝御夷狄之道
矣
茅坤曰一指其罪
一寬其脚怨死得
体

也此評林別本無也
此字有此字
寫別本作馬
繡別本作綉

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

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

裕綺衣繡裕長襦徐廣曰一本無裕字○索隱曰

也繡為表綺為裏以賜冒頓案小顏云服者言天子自所服

字林云裕衣無絮也音公洽反錦裕袍各一比余

一徐廣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比疏

云比櫛也蒼頡篇云靡者為比漢

音義曰要黃金胥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而無一

中大帶犀者胥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

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

周紹與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鈎也則此帶

鈎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

固與寶憲賤云賜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緯綠繪各

四十匹正義曰繡音啼○索隱使中大夫意謁者

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歿子稽粥立索隱曰稽

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

二單于自後皆以第別之孝文皇帝復遷宗室女公主為單于

闕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正義曰行音胡

名說不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

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

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

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

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帝

音別本說晉
頃別本說項
後別本作終
和親六

蔡汝楠曰必我行
也為漢患者即管
子曰子耶言伐莒
者是倒句法

王廷陳曰中行說
為匈奴謀則善矣
而為漢患不淺當
時既明言為漢害
者而何漢卒遣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匈奴列傳

五

疏中後本

柯王本正義在
赤緯下無繡
字

第中統和毛
本下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匈奴列傳

元

曰言漢物十中之二入匈奴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

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

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漣酪之便美也漣乳汁也音

隱曰字林云漣音竹用反穆天子於是說教單于

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正義曰漢遺單

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

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

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

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

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

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

豈有不自脫温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

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

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

父子各得父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

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漢書音義曰父歿妻其後

母兄弟歿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

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

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

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

按匈奴之俗一段即中行說教匈奴本謀也

匈奴傳 漢書 卷九十四

生吳校金板及中統
本作至

令喋喋音謀利而佔佔
呂占反
衣裳貌
中統柯王至本分注如此○至
本上作喋音喋下作音佔音
呂占反
何益所當中統柯王至本
作何當所益

彭陽 吳校作彭城

胡松曰中國地名
文物者何如而曰
伴不取与易姓等
語何竟忘本若是
蔡汝楠曰親屬益
疏則相殺其犹愈
于鳴鏑乎惜漢使
不能折此關也

一身也。父子兄弟。必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
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
之妻。索隱曰詳漢書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
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
生力必屈。索隱曰以言棟宇室屋之作人盡極其
力。以營其生。至於氣力屈竭也。屈音其。
反。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
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
辭。令喋喋而佔佔。喋音謀利口也冠固何當。難
復著冠。固何益所當。索隱曰鄧展云佔聶耳語
服虔曰口舌為喋。如淳曰汝漢人多口。居室中固
自宜著冠。且不足貴也。小顏云言漢人且當思
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自

魏書卷一百一十四 匈奴列傳

十七

曰中統柯王本
聶中統本

按師古云中統
滿也量中者量
其數也

按日夜教單于
候利害處正与
中行說自言為
漢患句相應

在毛本說程
故城 固本誤寫大字

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
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糲。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
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帝昭
麤也音若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徐廣曰
靡鹽之監九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
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徐
曰。姓孫。其子單封。爲銚侯。白。虜人民畜產甚多。遂
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城字誤也。括地
案。彭城在媯州。與北地郡甚遠。明非彭城也。使奇兵入燒回中宮。索隱
度云。回中在北地。武帝作宮。始皇本紀三十七年。
巡雞頭山。過回中。武帝元封四年。通回中道。○正

餅毛本
即中統柯本

輒柯王本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匈奴列傳

志

按甘泉即今淳化

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即匈奴所燒者也

索隱曰崔浩云候邏騎○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也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秦皇帝以來祭天團兵處

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

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

索隱曰案表盧作旅古今字異耳

寧侯魏遼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

董赤正義曰音赫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徐廣曰內史樂

將軍布亦為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

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

遣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

帝後二年使使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

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索隱曰漢書作且渠亦匈奴官號樂彥云當

戶且渠各自一官雕渠難為此官也○郎中韓遼

正義曰雕渠難者其姓名也且子余反

郎中韓遼遣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

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

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王相安俱無暴逆

今聞漂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

之命離兩王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

和親七

按漂惡猶薄惡

邵銳曰其事已在前與前事在赦前

舍毛本作召

旅注校改旅

畱中說本

略吳校民吳校金板及中說本作戶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匈奴列傳

七

毛本作七

毛本作王

意同得尊中國體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匈奴列傳

九

掄柯本作掄本中統本作掄以上本說掄

長中統本訛止

鄰敵之國廢毛本

林中統本訛

命吳校金板及中統本本年年

薛中統本本

和親兩王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闐然更始。徐廣曰闐音掄安定意也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一本命作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葉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

鳥吳校金板作鳥中統本訛家

按師古云。逃虜民。漢人逃入匈奴者。章尼等皆單于降漢者。

劉辰翁曰。只漢過不先四字。見得負約常在單于。

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曰。案跂音岐。又音企。言喙而息。皆得其安也。三蒼云。蠕蠕動貌。音軟。淮南云。昆蟲蠕蠕動也。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索隱曰。案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虜。遣之歸本國。汝單于無得言。以言詞訴於章尼等。責其違逃也。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亾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匈奴列傳

九

三毛本作二

五毛後本作三

容毛本誤云

和親八

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
 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歿。子軍臣立為單
 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三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
 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年不容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也。匈
 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
 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
 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
 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
 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

終孝景帝時。毛本
今帝王本作武帝

和親九

下吳校剛

武帝与匈奴第
一合无功

奸音干。下皆集解。文毛
本毛注。与各本同。單刻案
隱出。奸蘭財物四字注云
上音干。蘭謂莊禁私出
物也。与集解文同。集解案
隱柱。有五火者。宜並存

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
 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
 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
 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
 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
 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
 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出物與匈
 奴交。索隱曰。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顧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如音干。干蘭。犯禁私出物也。漢書音義曰。私出塞與匈奴交市。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索隱

身輯公羽。索隱。衛青

蘭。集解。蘭。出物與

匈奴交。集解。蘭。出物與

匈奴交。集解。蘭。出物與

匈奴交。集解。蘭。出物與

匈奴交。集解。蘭。出物與

匈奴交。集解。蘭。出物與

匈奴交。集解。蘭。出物與

日蘇林云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

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

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

攻亭是時雁門尉史行徵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

尉史各二人也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徐

日一云云乃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

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

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

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

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

羅洪先曰單于前自稱天所立又云天之福今得漢尉史復云天使若言動以天張大其詞固犬羊之妄抑豈武帝奢靡已極天故厭之而不絕也耶

恢本詛拆

按此後不復和親而匈奴數犯邊漢數出塞矣

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

當路塞索隱曰蘇林云直當道之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

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

絕以中之正義曰如淳云得是自馬邑軍後五年之

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

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

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

雁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

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

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

茅坤曰自古制虜須假開市為餌

第二合得少失多

龍中統詠龍

教右王本

第三合得勝多

第四合大勝

什 吳校改升
什 音辟縣 漢書至
什 音本分注如此口申徒何是本
音字二字亦在什字下

劉辰翁曰斗辟語
奇什字即斗字之
誤

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
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詳安國傳安國時千餘
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門殺
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
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
詳衛青傳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
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
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
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義曰言縣斗辟
西近胡。索隱曰辟音僻造陽即斗辟縣中地。正義曰按曲幽辟縣入匈奴界者造陽地奔與胡

也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

歿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索隱

曰稚音持利反斜音士嗟反斜鄒誕生音直牙反蓋稚斜胡人語近得其實攻破軍臣

單于太子於單索隱曰單音丹於單亾降漢漢封單于為

涉安侯數月而歿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

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

入雁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

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理志定襄郡高帝置也上

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

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

生 中統本無
於單 詠單于依殿
本三本改

第五合六勝

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徐廣曰：合有三千。右將軍建得以身脫。正義曰：建蘇武父也。而前將軍翁侯

第六合相當

殿本正義在正文建字下注文無建字亦同

王維楨曰此信之為漢也或其詐漢之詞

殿本正義在少字無近塞居止字在無近塞句下

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奔軍分行。正義曰：與大軍別行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攢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索隱曰：罷音疲，徼要也。謂要其疲極而取之。○正義曰：徼音古堯反。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支音支，同。本支同。支同。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肅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

馬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肅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

支

受

支同本

支同本

王中統毛本作人

第七合大勝

四庫考證云脫南字據毛本增注校亦有南字番注校改著

養注校刪

第八合相當

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愁惜乃如此

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

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

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為王今浮圖金人是也

也孟說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為祭天

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

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索隱曰常昭云張掖縣攻祁連

山索隱曰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匈奴失二山乃歌云必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

中統本白山下有者字

左中統柯王本作右下同按李唐傳當作左

耶中統柯王本下同

亦曰白山也得胡首虜三萬餘人禪小王以下

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

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

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

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亾數千

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歿贖

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

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

降漢徐廣曰元狩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

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

金殿柯王本

曰中統柯王本

今中統本作人

殿本索隱作集解毛本
集解無索隱有中統柯王
本皆作索隱是也

按河南今河套
是也秦將蒙恬
斥逐得此後失
之今復奪獲
按所奪匈奴河
南新秦中與下
地接匈奴以北
作兩大段相對

募
柯王本作慕

倪思曰中國之兵
凡二十四萬騎而
糧重不與則步兵
又可知已前後師
出之盛未有如此
者

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

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

索隱曰如淳云

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漢書食貨志云徙貧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是也。正義曰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廣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為秦始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

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討居幕北以為

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

正義曰謂負擔衣糧

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

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

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

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

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

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

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

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

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

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

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

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

八百餘人

按即前合與大將軍各道故各

第八合大勝唐順之曰追胡至闐顏山趙信城漢威壯矣

按即前合與大將軍各道故各

邪柯王本作字不作耶

民中後本作人

有戰功

倪思曰去病封禪雖屬兒戲然自平城以來能犁亭掃穴則自匈奴患中國千餘歲一時也武帝承文帝之後赫然振古如此惜賈生不及見耳凌約言曰太史公叙衛將軍追胡至闐顏山而還霍將軍逐虜臨翰海而還而摠結之曰是後匈奴遠遁幕南无王庭兩段一束得開閣之妙倪思曰前見徙關東貧民處所奪虜地又見渡河置田官蚕食接壤非將帥武臣力能致此使中行說尤存尚能鉄騎蹂吾稼

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

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

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

也。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

以西至令居徐廣曰在金城○索隱曰地理志云張掖令居縣姚氏令音連小顏音零

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

奴以北正義曰匈奴舊以幕為王庭今遠徙幕北更蠶食之漢境連接匈奴舊地以北也

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

卒物故亦數萬索隱曰案釋名云漢以來謂死為物故就朽故也又魏贛訪議高堂

崇對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漢馬死者十餘萬匈

耶以此推見滅卒成半非容易者第不知後來此地究竟何如

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

之計遷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

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

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

敞計大怒留之不遷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

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

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

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

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

南誅兩越正義曰南越東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

志

唐順之曰凡兩遣將出絕塞俱不見匈奴一人漢威極矣

第十合出塞不見虜

王維慎曰礼卑言好四字點綴有景

王廷陳曰郭吉首以南越王開言便令失色繼後數語激烈慷慨足以壯

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

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索隱曰苴音子

餘反臣瓚云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

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

而還索隱曰臣瓚云河水名去令居千里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

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

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帝昭曰主客使來客官曰吾見單

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

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

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匿於幕北

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

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正義曰北海即上海

也蘇武亦遷也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

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

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

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

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

為質正義曰音致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

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正義曰即玄菟樂浪二郡而西至酒泉

置

殿中後柯王毛本

徒毛本說徒

中國之威寒種菜之胆美單于雖斬主客見者以洩其怒而終不肯為勉漢邊其吉之力哉

茅坤曰使楊信以下叙當日之盛每所以斷匈奴之臂者正在三又字而匈奴終不敢言耳

宛西 何王本訛冠而

前終不敢寇漢邊
相當皆極馳騁

史記卷一百一

匈奴列傳

卷一百一

郡正義曰今肅州以萬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

大夏正義曰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國去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燉煌祁連間冒頓單于

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媯水北為王

庭也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

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漢書音義曰胘雷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

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歿漢用事者以匈奴

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賢臣

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

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

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

四庫考證云幾音古紀反言無所冀望也刊本古紀訛紀言言說古據王登本改秦言所見王本訛言古三字与此本同反訛及則本同

倪思曰以吾使為欲說也故書來則先折其亦又恐其欲刺也故少年來者必先折其氣非為欲刺使者以折之也兩語寫虜情最悉亦以其非中肯人故耳

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

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正義曰幾音記言反古無所冀望也

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賢人其儒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也以

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

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

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

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

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

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賢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

使其賢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歿而漢

胘本作脈
注同

強中從王本

史記卷一百一

匈奴列傳

王鑿曰結一段本意而情態畢見

詹王本作詹

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賢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賢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為單于。徐廣曰：烏一作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

正義曰：括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厥國北，樂勝州經秦長城太羹長路，正北經砂磧十

給中統說給

倪恩曰：漢兩使入匈奴，欲以乖其國。其後左大都尉之謀，未必非弔右貧王之效也。惜其蹉跌，使受降之城，與長安之邸俱虛耳。

閻柯王本正義在因杆下無杆字

因杆 毛本杆作杆

二日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數築受降城。正義曰：杆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

中統說二 貳 殿本 中統柯王 飢 毛本

里期至浚稽山而還。索隱曰應劭云在武威縣北浚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浚野。浚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浚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浚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正義曰為渠帥也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歿。兒單于立三歲而歿。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

中統元年下同

四庫考證云集解脫胸字據本本增

按所見本集解與此不同不知四庫所據本本原刻即或脩改即本本索隱與殿本所錄集解同
四庫又云地理志詠括地志相支就城詠支就縣序河城詠字河城河宿詠宿並據漢書改
閣柯王本作括地云俱脫志字

殿本無服虔云至山名也

第右賢王响

音鈞又音吁

犁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

也。响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

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四十里也。

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

城鄣列亭。

正義曰顧胤云鄣山中。小城亭候望所居也。

至盧响。

又山名。○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原郡相陽縣北出石門。鄣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牟城。河又西北得侍虜城。按即築城。鄣列亭至盧响也。服虔云盧响匈奴地名也。張晏

而使游擊將軍韓詵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

疆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居延縣故城在

其秋匈奴大人

四庫考證云九說百集解脫
曰字可下行知字並據漢書
及公羊傳注改剛
毛本無以字中從毛本無知字
餘與此同

蔡汝楠曰語未終
而止豈更削之耶

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
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
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
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
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歿。响犁湖單
于立一歲歿。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
單于。索隱曰且音子餘反鞮音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
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
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
大之。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知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

第十二合失少
得多

閔如霖曰漢為甘
言所誤致厚賂以
益其驕不知前充
用既以厚賂而矣
彼所畏在强大厚
賂烏足以結之

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
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
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正義曰胡郎反漢遣中郎將蘇
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
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
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正義曰在
伊州。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
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敖出
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徐廣曰涂音邪○索隱曰涿音卓涂音以
者反○正義曰匈奴中山也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

杆 毛本誤杆

殿中統毛本多一陵字

杆 毛本作杆下同

文

及毛本說乃
軍中統本無

人所知三字疑有脫訛

殿本惟此數字同

王整曰書法於陵
有意

第十三合降虜

凌約言曰此傳首
段不用紀年以當
是時是時提醒者
九五後書其三年
其明年前六年後
二歲十四年其冬
其秋夏又書漢元
鼎三年元封六年
太初三年太初四
年先後間出略則
百年案絕計則歲
記春秋或作起或
作結或指在某人
之前或指其事之
後于交方化直莫
知其端倪而要之
條理亦自井然
第十四合降虜

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

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降匈奴其

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譽陵以其女妻之

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

方疆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

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敖將萬騎

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

水北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索隱曰山海經云
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正義曰

累力為反重文用反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

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

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徐廣曰案史
記將相年表

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得來還千人一

兩人耳正義曰自此以下上至貳師聞其所知
家非天漢四年事似錯悞人所知游擊說

無所得因杆敖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徐廣
曰天

漢四 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

御正義曰御音語其
功不得相御當也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

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索隱曰漢書云
明年且鞮處長

子狐鹿姑單于立張晏云自狐鹿姑單于已下皆

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兩卷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

董份曰太史公引
此二句意最深遠

已卷三十一

三十一元

韓國要禮中統本作諱

其無吳校金板及中統本作無其

之中統之本無

殿本注文皆屬索隱毛
本集辭索隱兩刻集辭在
彼已正文下

檢本說檢
冒頓注校改及中統本殿本同

微者言寓其事而不章顯也故武帝讀武所不斥言然又其遠師屢將而又不終服匈奴則不言而自見矣又曰固褒言无可褒而不敢斥言故為忌諱而微也劉辰翁曰固褒謂不得不褒則有可諱矣迂亦欲為微隱者然已著大意不滿當時以為順從君之欲所謂席中國廣大氣奮深得休要建功不深又似惜其志之未成者何前後之異也則其中有難言者夫董份曰以便偏指句不恭彼已句將率屬下文讀索隱

解為彼已將率太史公无此文法陳仁子曰遷之時此也以定哀之時自比而獨責將帥焉夫豈獨責將帥哉茅坤曰太史公甚不消武帝旁兵句奴事特不敢深論而托言擇將相其旨微矣

匈奴列傳。史記卷之一百十

史記卷一百

匈奴列傳

三

際則微索隱曰案韓國要禮云也仲尼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

為其切當世之文而因褒忌諱之辭也索隱曰案謂其無實而褒之是也忌諱當代故也

時之權徐廣曰微音皎○索隱曰微音工堯反言求一時權寵也劉伯莊音叫徐音皎皆非

也而務調納其說索隱曰說音稅以便偏指不參索隱曰說音稅

者謀匈奴皆患其直微求一時權幸但務諂進其說以自便其偏指不參詳終始利害也

將率詞云彼已之子是也將率則指樊噲衛霍等

也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

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正義曰言堯雖賢聖

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將相而務諂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故

太史公引禹聖成其罪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
我唯在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檢說葷粥居于北邊既稱夏裔式
燎周篇頗隨畜牧屢擾塵煙爰自頓冒尤聚控
弦雖空帑藏未盡中權

黃震曰傳之叙匈奴詳矣大抵以其視中國為強弱夏道衰而狄始大及周之興惟命之曰荒服周道衰戎狄又世世為患秦并天下築長城頭曼單于遂為之北徙既而中國兵爭冒頓復興雖高帝不免白登之圍非其視中國為強弱哉然嘗論之秦漢之待夷狄不可復以三代比也三代以天下為公諸侯各自為守設不幸有警方伯連帥以諸侯兵驅之而已然不常有也秦漢以天下為私自京師去匈奴塞上皆天子所自制邊塵稍驚勞民萬里故秦之備胡不得不出於長城然此毒民之事適

殿中統

校毛本作校

指吳校金板及中統作故

詞中統本詩

史記卷一百

匈奴列傳

三

以自斃不可為也故漢之求安不得不出於結約雖婁敬遣公主之說不可用若孝文皇帝賜之書有曰天不頗覆地不偏載使兩國之民若一家下及魚鼈上及飛鳥既行豕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嗚乎大哉言乎文帝之心天地之心也持之堅行之久至孝景世終無大寇武帝即位之初匈奴信漢自單于以下往來長城下無忌矣乃一旦無故自為狙詐於匈奴兵連禍結使天下生靈肝腦塗地然匈奴益驕亦終不我服回視文景之世得失何如哉

又曰愚嘗因是而論漢世綏御之方竊于不得已之中而曲為之處惟文帝為得而仲舒之論未可謂其迂闊也蓋漢之于夷狄非復五帝三王有綏服要荒漸次而至風土之通易分限之等差也塞之內皆耕田鑿井安土重遷之民塞之外即逐水草而居遷徙無常之夷狄時時抄畧勢所必至遠在萬里何以制之帝初即位使告諸

侯四夷從代來諭盛德焉且因高惠之舊量時度宜與匈奴復修和親一切與之相安雖尉佗自帝亦溫辭以感服之德至渥矣匈奴或背約入寇逐之出塞即止曲常在彼而不在我烟火萬里之樂由此基之使經漢之世待夷狄皆如帝何不可者武帝一信聶翁狙詐之說反以匈奴之擾漢者擾夷狄尤而效之罪殆已甚逮其兵連禍結海內蕭然其害烈于匈奴之抄寇何啻萬萬董生之論似過于弱而實足以藥武帝之膏肓固乃歷歷排闥之峻何歟不然文帝之富庶武帝之虛耗一和一戰成効竟何如哉

何景明曰漢武之才過于文景承三世之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大無厭也夫秦以白起為武安君商鞅為商君范雎為應侯漢武以衛青為大將軍李廣利為貳師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此六人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功實之

辨故白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蹙衛青李廣利霍去病之功益高而漢之海內益危也
 余有丁曰傳內每言擊胡胡輒入邊殺掠及留胡使胡亦留漢使相當至匈奴遠遁破耗矣然猶不能臣服之且不免泥野李陵貳師之敗沒見武帝雖事窮黷而未得十分逞志也篇中大意
 如此其微旨實寓譏云
 凌約言曰太史公紀武帝征伐事先之以文景和親匈奴信漢然後序兩將軍連年出塞又必隨之以匈奴入塞殺畧甚多紀酷吏傳先之以吏治蒸蒸民朴畏罪然後序十酷吏更迭用事又必隨之以民益犯法盜賊滋起可見匈奴盜賊之變皆武帝窮兵酷罰致之此
 太史公微意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

終

